

自我介紹



大雄書局發行

自我介紹

陳海量編纂

佛教的偉大使我感動

尤智表

我是生長在蘇州城外的一個市鎮，名叫北橋。五歲時嫡母死，七歲時父親死，我都親眼看見他們臨死的情景，雖都是善終，但死者與生者的悲苦之狀，深深印在幼稚的腦筋中。此後接連幾年，我的兩個嫂嫂也死了。家裏接連的做佛事，念心經，往生咒，我也隨着念經咒，並聽到大人們談人生無常的事，小心靈中自也不免有點慨嘆。

十二歲進蘇州第四高小讀書，看見書店裏有佛學叢報（這是吾國第一種佛學刊物）出售，我覺得歡喜，買了回去看，就對於佛教有良好的印象，常和一個最親暱的同學，互以『阿彌』『陀佛』相稱呼。十五歲先考取了復旦大學，後考取了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（前身爲南洋公學，後身爲交通大學）。十七歲獲得了全校國文大會第一名金牌獎。那時校長是唐文治夫子，他是當時提倡國學最力的一個校長，所以至今交大的同學大都以國文見長。十九歲升入大學部電機科，到二十三歲畢業。

那年暑假商務印書館招考編譯員，我考取了，就在館中擔任翻譯百科全書中有關工

程及科學的文字，每天寫稿總在二千五百字左右。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先生說我文筆好，服務只一個月就加了二十元薪水，又替我介紹給一家當補習教師，月薪二十元。同時我又被交通部派在吳淞無線電台當練習工程師，月薪六十元，因為人多事少，只須每月領薪，所以不妨兼差。綜計連寫稿超額所得，每月收入達二百餘元，超過了任何大學剛畢業的學生；但因爲生活優裕，也就把出洋進修的事耽誤了幾年。

那時我的叔父景溪同我一起住在開北，他是秀才出身，年輕時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公子，後來因受他舅父的影響，愛看佛經，終日手不釋卷，尤精楞嚴教旨。我在讀書的時候，他常在京粵等地遊宦，所以我也沒有機會聽他講佛學。住在開北後，他就時時同我談論佛理，我被先入的科學智識所障，總覺得佛教有些宗教色彩。後來幾經開導，就在編譯所的東方圖書館（此館藏書之富，甲於全國，後燬於一二八戰役）裏借到了謝蒙所著的佛學大綱。此書有上下二編，上編講佛教史，下編講佛教理論。讀了此書，已可窺見佛教概要，使我對佛教有初步的認識。家叔乃把楞嚴經介紹給我，我看了一個大概，就大大的驚奇，覺得佛經組織的嚴密，說理的透闢，遠非一般的著作可比，無怪家叔這樣愛看。我於是引起了看經的熱情，好在東方圖書館裏各種藏經都有，借閱極便，使我得到極好的研究機會；加以叔父的指導，自然進境也快了。

有一天同事樊君來找我，約我同往太平寺歸依印光大師。印老極爲慈悲，親自講解三歸依的道理，並教我們怎樣拜佛，念佛，又講了不少做人處世的道理。這時，我年二十五歲（民國十五年），從此我就跟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同事，學習早晚課誦，但並不怎麼精進。那時太虛大師在覺園講法相宗，爲青年人特開一班，我去報了一個名，又買了好幾本法相唯識的經書，專心聽講，從未間斷，從此對於佛法有更深的認識。

我在商務任職前後共六年，除了每天規定應譯書一千五百字以外，回到家裏再做些額外工作，因此先後在商務出版了左列幾本書：

一、西洋科學史

二、科學叢談

以上是譯的

三、科學與人生

四、直流電機

五、交流電機

以上是編的

六、電機設計

此外尚有內燃機和大學物理學兩種，可惜原稿交到商務後，在一二八之役全部燒燬，沒有出版。西洋科學史和科學叢談是抽版稅的，每年可得稅款銀元二百餘元，可說

是名利雙收的事。

我雖然生活優裕，但總念念不忘出洋留學，時當國民革命軍北伐，無線電報務員的需要很大，因此我就以二百元的資本，開辦了一所無線電速成學校，辦了一年，賺了一萬多元，就把這筆錢做出洋的學費。因為賺錢容易了，中間就遇到了一點魔難，事後益為警惕。所以到了美國哈佛大學讀無線電的時候，有空就常到中文圖書館裏閱讀藏經，並不因美國物質上舒適的生活，而改變了佛學的思想，反而覺得科學的發展與佛教的宏揚，是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事。

回國後到杭州担任中央航空學校無線電教官，同時兼任浙江大學教授。浙大頗有幾位教授信佛，記得有一次理學院程寰西博士約我去，在教授們的座談會上演講過一次佛法。其後曾招待過英國來華訪問佛教的鮑樂登先生，可惜我不懂梵文，談到佛法時，頗有隔閡處。某次我住在杭州功德林，適圓瑛法師到杭，也住在那裏。我在晚上拜訪他，他把楞嚴要旨和金剛經中三諦三觀的道理，很詳細的告訴我，足足講了三四個鐘頭，使我頗有所悟，至今我還不忘記他老人家這一次的講解。

一年後，因航校職務太忙，就把浙大教課辭掉，專心為航校設計各種電訊設備，如飛機與飛機，飛機與地面，地面與地面的無線電通訊，飛行場的照明燈，標誌燈，邊界

燈，轟炸場的電動砲火，以及教室內的各種新式的電氣設備。我那時已改就通訊所所長，於各種通訊業務之外，同時又訓練了各種電氣方面的人才。那時同事中可說一個信佛的都沒有。我家裏雖佈置了一個精美的佛堂，但爲了怕人說迷信，諱莫如深，只一個人偷偷地看經念佛而已。

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，我調任南昌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第四科科長，到差不多，就遭到敵機的大轟炸，從此開始過戰時的流浪生活。二十七年春我帶了妻子離開南昌，往大後方的成都走，改任中央機械學校的高級教官。臨走時，所有很精美的木器傢具和洋裝書都留在南昌，沒有帶走，惟西方三聖金像及佛經則全部裝箱帶到成都。

到了成都以後，工作很閒，住屋又寬，因此又在一小間內把佛像經書重新佈置起來。不料敵機跟蹤而至，在城內投了不少炸彈。結果我四周的房屋都炸倒了，人也炸死不少，而我家裏安然無恙，僅僅震破了不少玻璃窗和天花板。轟炸的那天，我和妻子避到城外，但屋裏尙有一位同居的老太太，不願意躲警報，同兩個小孩，三個女僕，一起躲在佛堂的供桌底下，結果他們都沒有受傷。

從此我們只好把佛堂收拾起來，遷到鄉下去住。二十八年改就交通部訓練所職務，住在璧山縣的一個鄉鎮名丁家坳，住屋狹隘，只得將佛像安放在特製的木箱內。二十九

年起我辭去職務，經營工業，至勝利時止，業務極爲發達，進益很是豐厚，往來朋友雖多達官文人，但是沒有一人信佛的。我在這順境中生活，竟悠悠忽忽，虛擲光陰，卽偶然發生道念，也被環境所轉，維持不久。到卅四年那一年，因爲用人不明，在業務上受到不少損失，又遭遇了一點魔難，無異是一個當頭棒喝，教我警覺。

勝利後應友人之請，在湖北省政府担任專門委員，後來兼任開發神農架森林籌備處的主任。在籌備開發期間，剛巧太虛大師從重慶東下來漢，住佛教正信會，順便把他赴印緬弘法的紀念品，在會裏公開展覽。我在街上閒步，看到一張招貼寫着這個消息，遂卽趕到正信會，參觀展覽會，並拜見二十年前受教的大師。蒙他垂愛留飯，因此認識了葦舫法師和呂九成等諸居士。葦舫師教我寫些正信月刊的稿子，我答應了。回到家裏，立刻重新佈置佛堂，整理經書，髣髴遊子回到慈母的懷抱，悲喜交感。恰好這時公事極少，一個人關起佛堂門來，拜佛，懺悔，看經，忽覺一腔心事湧上心頭，好像有千言萬語，急欲一吐爲快的樣子。因此在恭敬禮拜後，就展紙揮毫，竟七日之力，寫好了一篇文章，題爲『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』。翌日，送呈葦舫法師，請他指正，看我的見解有無不合處。過幾天碰到葦師，他竭力誇獎，說馬上在月刊上登出。這是三十五年五月間的事。

自森林籌備處組織成立後，事務日漸緊張，起初坐了兩次軍用飛機，到巴東縣屬的神農架山上空偵察森林分佈狀況；後來又帶了一隊測量隊泝江而上，實地勘測神農架森林的真面目。回武漢後，根據勘測的事實，做了一本很周密詳盡的計劃書。等到這本計劃書印好分送到省政府各廳處和省參議會後，反應出乎意料的好，沒有一個不讚美這計劃的切實周詳，因此很順利的在省府會議裏通過了一個法案，由財政廳撥出一筆經費，先行開發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接到了蘇州王愼軒居士和上海陳无我居士的來函，都要求轉載這篇『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』，並有周緯之居士發心募集鉅款另印單行本，且擬譯成英文，以便分送全世界各學術機關，擴大宣傳。這個意外的喜訊，正和公事的順利成一對照。我就把原稿謄清一份，寄給同鄉而素未謀面的王小徐居士，請他修正後，再行轉寄。王小徐居士接到後，仍舊一字不改，轉交陳无我居士轉載在覺有情半月刊上，還寫了一封獎讚備至的信給我。這真使我感愧無地，因為我當初實在只當做小學生作文，想請善知識批改的，未嘗把它當作著作看。

卅六年春，開發的經費已撥到一批，立即招聘人員，購置器材，指派工作，以最迅速的方法，前往巴東進行各種工程。我為接洽公事，從武漢到京滬，順便訪問陳无我陳海量二居士於大法輪書局，正是天緣湊巧，那天周緯之居士在功德林宴請諸居士。无我

居士告我：周居士正在想念我，叫我下午六點鐘必須赴席。我很歡喜的答應而別。那天在功德林，我認識了幾位仰慕而素未謀面的居士。他們對我的崇敬，愛護，期望，無非爲法，這種偉大的精神，使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。幾天之後，周緯之李行孝諸居士，特地再到我的旅館裏來，送我經書什物，酬我種種愛語，我真不知何以爲報。

我回到了漢口，接到王小徐居士的信，贈我『慈悲，忍辱，柔和，質直』八字，作爲治事的方針。我就提筆寫此八字，粘於辦公桌旁的牆上，並且牢記在心。自此後，對人對事，常以此八字作爲判斷檢討的標準；那確使我在實際上收到不少的效果，爲後來發生魔難時，化大爲小化小爲無的張本。這一年公事方面的進行，異常順利，到八月間，省主席萬耀煌特地電令嘉獎，同時在弘法方面，亦接二連三的傳來喜訊：一、大法輪書局特地在大公報封面上登了很觸目的廣告，廣送此書。二、陳居士函告我，已徵得李榮熙居士同意，把此書譯成英文。三、廣州湯璞居士亦來函請求轉載。四、有一位十餘年音問不通的老友和一位素未見面的親戚，都因看見了大公報的廣告，託大法輪書局找到了我的住址，後來這位老友就來漢幫我辦事，爲以後森林事業結束時一手完成結束工作的功臣。

到了卅七年，魔難來了。正當陽曆新年，我親自在神農架山裏催督伐木運木等工

作，不料屬下的一個職員，帶着手槍押運公款進山，誤把另一位職員打死了。不到一個月，又有一個職員暴卒於巴東。因此流言蜚語，傳到省裏，甚至說我主使殺人。我們有一個木排從巴東放至漢口，途中遇匪劫，攔淺灘，被軍隊攔阻，又經過一次大風災，鸚鵡洲白沙洲的不少木排都被風浪冲散。我那天得訊後，急派人沿江走數百里尋看此木排，甚至省府某大員當我的面說我根本沒有木排運下來，一切都是騙局。我回到家裏，真是啼笑皆非，萬一木排冲散，豈非有口難辯，而且排上十數人性命，亦將不知下落。我馬上在佛前拈香默禱，虔誠懺悔，終日念誦觀世音菩薩，以期默佑。翌日傍晚，忽見兩人氣吁吁地跑來見我，一看正是旦夕盼望的木排押運人。等到他們報告木排已到，僅冲失木板數塊，工人全數無恙，我始放心。同時接獲報告，那犯誤殺罪的職員已經判拘役六月，罰款了事，後來鬧到高等法院，還是維持原判，關於我主使的部分，根本不成立。那暴卒的職員，也由家屬承認，並無意外枝節。

大局愈變愈壞，任何實業都到了無法進行的關頭，我仍然在京漢兩地往返飛行了五次，籌集資金。後來雖徵到國防部同意投資，和省府合作，不料鄂省府突然改組，計劃完全推翻。七月奉命辦理結束，上面既不發錢遣散，也不派員接收，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，看看王難近身，幸虧武漢諸居士都爲了我這一篇文字，廣施無畏，在人事上，

法律上，替我竭力周旋。至於內部的事，則有兩個老友，憑着臨難不苟免的精神，把一切公文手續，辦得清清楚楚。等到我安然飛返故鄉蘇州後一個月，他們才相繼離漢。

我的老家在蘇州鄉下，父老故舊，死的死，離的離，所以想在城內覓屋。居然不到三天，就找到了一所精美而合乎理想的住宅，而且租價較任何處爲低廉，原來房東也是一位居士，一見如故，自然有說不出的愉快。他特地騰出書房，讓我成立佛堂，供養佛菩薩像。當然，從此以後我們兩家是每晚結伴念佛，我也找到了一個談禪說法的對象。在短短的兩個月內，又結識好幾位居士；只可惜此時王小徐居士已經圓寂，計自通信之後，僅得面談二次，從此不能復聆教益了，惟有將八字箴規，終身永守，以報萬一。

偶因親戚喜事來滬一行，便道問候陳无我范古農陳海量諸居士，參觀佛教青年會。諸居士堅約演講，我推辭不了，只得應允。那本報告是我對佛教的處女作，這次演講也是生平第一次，正像小學生對先生背書，怪不自然的。講後越想越慚愧，正想溜回蘇州，不料又被青年會理事長方子藩居士等拖住，定要叫我在九九電台播講佛學與科學。我不得已接受他們的要求。可是電台播講又是我的處女作，講得氣急敗壞，越想越懊惱。當晚我在會裏禮佛之後，偶然走到觀音聖像前，抬頭時不覺一陣心酸，滿眶熱淚，湧流兩頰；自覺四十餘年，枉現人世，明知故犯，不識羞恥，深恩未報，大事未明，雖

日日說食，安能果腹。遂不覺下跪像前，懇切懺悔，惟願菩薩慈光攝受，自即日起誓斷肉食，精修十善，開我慧目，弘施法益。禮拜畢，將擬講辭意，在菩薩前預爲演習，以期臨講從容，不背佛意，見者聞者，悉發歡喜心，未信令信，已信令人。

是晚再講，自覺說詞圓融，氣亦舒徐，與昨大異。如此連續在電台播講五日，事前無不注心觀想，日間與上海諸居士接談者凡二十餘人，因此獲悉他們的內修外弘，無不精嚴，我和彼輩相處，如衣敝緇袍者與衣狐貉者處，頓覺寒酸窮相。因爲他們中間有能深入禪定的，有持終身八關齋戒的，有宗教兼通的，有數十年獻身弘法的，有父母兄弟全部佛化的家庭，有經理職員全體持齋的商店，有富而能儉，嚴淨戒律的，有捨財如土，刻苦自勵的，有深入歐美團體家庭善巧說法的，有敦倫盡分福慧雙修的。種種勝妙，說不能盡。他們都各有職業，或商或工，或政或學，除了早晚二課外，照常勤行職務，行有餘閒，則爲法服勞，奮發忘身。他們難能的地方，雖如是精勤勇猛，然絕無絲毫倨傲的態度。我想不到上海竟有這麼多的善知識上善人，而他們的嘉言懿行，真使我感動，由此體驗到佛教精神之偉大。我自知對於佛法，尙在門外，僅知讚嘆其樓閣之壯麗，內容如何，尙待拾級登階，方能窺見一二；但我既身受印光太虛等諸大師啓蒙於前，復得諸上善人策勵於茲，若再蹉跎因循，將何以酬恩報德？故即今在諸大德前發宏誓願，說

走便走，決不遲疑，與諸大德，同登覺路。

犧牲自我爲誰忙

施劍翹女士

本年（三十七年）一月七日，北平新民報畫刊上，登載我的照片，在介紹說明的最後，有這樣幾句話：『記者願在這裏告訴讀者一個不可相信的消息：施大姐她突然唸起佛來了』！這種驚異的口吻，可以代表一般人對我的觀念。我現在是正式受了三歸五戒的佛弟子，關於我信佛的消息，被一般友好們關心着，同時也懷疑着：基督教同天主教的朋友們，聽說我信了佛教，認爲很可惜；一般新青年認爲施大姐信佛是消極了；至於佛教裏的師友們，則認爲我將來能護教弘法。無論對我作何批評，總是關心我的表現，我都很感謝的。現在把我信佛的經過寫出來，向關心我的友好們作一報告；同時也把我所認識的佛教，向社會上不了解佛教的同胞們作一個簡單的報告。

我生在一個無宗教信仰的家庭中，沒有接近過法師和居士，所以一直沒有受過佛法的薰陶，不但對佛教沒有信仰，而且不免隨流俗誤解：認爲信佛是消極的，是迷信的。

民十四年，先父遇難以後，我會吃過蔬，唸過心經；但我吃蔬不是爲悲憫衆生，唸經也不是信仰佛教，祇不過是在冤無可伸的時候，覺得這樣似乎能減少我內心的痛苦。

二十四年我手刃父仇（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），經過鉅變，蒙國家特赦，出監以後十多年來有不少的友人勸我學佛，種種誘導，人家一片婆心，我祇報之一笑。直到三十四年我四十歲生日那天，回憶過去，若有所感悟，寫了這樣一首詩：『四十年來一夢長，犧牲自我爲誰忙？醒時頓覺佛緣近，心印菩提萬丈光』。以後的詩中就常有與佛教接近的語句，如：『禮佛一心靜，栽花十指香』。『癡來祇道情無限，覺後方知色是空』。我沒有看過任何佛經，這種思想和佛學上的名詞，連我自己也不知從何得來。

三十四年冬，勝利的的光芒把我先送回首都。應蘇州同鄉會之請，於次年秋間在蘇州創辦從雲小學，與九弟中達同住蘇州。後來他奉調南京，弟媳姪兒們都搬走了，我失掉了家，形影相弔，倍覺淒涼，恰巧又病了；病榻寂寞中想起留在四川的老母，想起散在各處服務的弟兄們，不覺感觸得『寒鎖書齋愁鎖天，孤燈挑盡未成眠；他鄉遊子思親淚，萬斛珍珠湧玉泉』。這樣的感情折磨我一天一夜！第二天我忽然覺悟了：娘今年七十歲，我還能侍奉她多少年？我今年四十一歲，再過五十年後，誰是我的父母？我是誰的姊妹？想到此處，不但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夢，連自己這個軀殼也不能長保！到頭祇是『萬般將不去，惟有孽隨身』！世界上的功名，富貴，恩愛，那一樣是我們帶得走的呢？想到此處，我明白一切皆空的道理，我興奮地從床上跳下來，走進隔壁吳太

太的佛堂裏，向佛跪下了！我這樣禱告：『佛啊！我明白了一切皆空，我願把靈魂獻給佛，求佛指引，請你把普度衆生的擔子放在我的肩上也！國法祇能制裁人們犯罪的行爲，佛法能制裁犯罪的動機，現在江河日下的人心，非佛法不能挽救，我願貢獻出我今後的時間同精力，爲弘法努力，爲利生奮鬥』。從那天起我的思想起了變化，更加積極起來了。我覺得這個世界上，沒有值得爭的名，也沒有值得爭的利，既不須患得，也不須患失，應該振起大無畏的精神，作自己應作的事，救自己應救的人，世界上沒有學說教人作人比佛教更積極，更偉大，更徹底的了。當時這種心願和信念，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（後來聽大德們開示說：「是善根成熟了」）。

去年古曆九月十七日，是先父遇難二十二週年忌日，我到蘇州靈岩山去作佛事，恰巧趕上印光大師舍利入塔的大典禮，到了不少的大德法師，以及年高德重的老居士們，他們給我很多寶貴的開示，使我明白人生的意義，我就更覺得佛法的圓滿與偉大，一向內心的迷悶和彷徨，頓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。同時看到靈岩寺的方丈妙真和尚的德行功績，更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動！他是崇奉印光大師而中興靈岩山的一位高僧，他，造林，興學，施粥，山上山下處處都是他的勞蹟。他慈悲平等，大公無私，儉樸刻苦，處處都表現他的道行。聽說在抗戰期間他還救了不少的難民同愛國份子。在他這種偉大的精神

和事業感召之下，我忘了自己，放下了一切，我覺得佛教的學理，和高僧的行持，不是世間任何學說與名人要人所能比擬的。於是由高鶴年老居士代我向和尚請求歸依，在九月二十日午後三時，我就歸依了妙真和尚。在領受歸依的時候，精神上起了一種很大的興奮和安慰，我跪在佛前獻身於佛，好像小孩子在門外受了驚恐，奔投於慈母之懷，有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緒。歸依以後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，尤其是能平心靜氣的檢討自己的過失。我覺得只受三歸還不夠（三歸是：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）。於是在十月十四日又在蘇州報國寺請求師傅爲我傳受五戒，這是我歸依受戒的經過。

說也奇怪，自從歸依以後，我就不能吃葷了，原因是在靈岩寺看了豐子愷先生的『光明畫集』受到感動。由心理而影響到生理，以後就不能再吃肉了。明知我現在爲學校募捐，到處奔走，吃蔬是多麼不方便，但經過幾次試驗，每次吃下去都難過極了，於是我就決心戒食肉類，進而求受五戒。

在我未受戒以前，一位老朋友對我說：『大姐，你信佛我贊成，但又何必受五戒呢？』我的回答是：『五戒是：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飲酒。我認爲凡是想作一個標準的好人，都應當受此五戒，你說大姐不用受戒，你覺得大姐應當保留那一條而不戒呢？如果大家都能戒殺就沒有今日的社會流血；戒盜，就不會有這許多貪』

污案件；戒邪淫，就不會有許多重婚離婚和情殺的事；戒妄語，就不會有許多欺詐與是非；戒酒（包括一切麻醉性物品如鴉片等）才能保護以上四戒，并減少很多犯罪的引子。我覺得人人都應當受五戒，何止施大姐一個人呢？所以我歸依，受戒，吃蔬，都是很自然，很理智，很決心的。

至於我對佛教的認識，當然是太膚淺，尤其不敢談到學理。只是根據我的直覺，我認爲佛教是偉大的，是積極救世的，是慈悲平等的，是自利利人的，是超過一切學說而究竟圓滿的，佛是一位實修實證的先覺者，不是能降禍福的神。他說法是爲的指導衆生斷惡因，離苦果，趨向正路而達到彼岸。假使我們不信不行，佛也不能帶我們到西方，如果我們同佛一樣，修到功行圓滿，佛也不能阻止我們成佛。因爲佛性是人人本具的，不是任何人授予的。我們對於佛的禮拜供養讚歎，不過是表示信仰崇敬感恩報德而已，不是諂佞，不是賄賂；而且禮拜可以消除驕傲自大的習氣和業障，供養可以改轉慳嗇的心理。佛經上說：『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』。又說：『如法修行供養，利益衆生供養。』又說：『若能令衆生歡喜者則得諸佛歡喜』。這是何等的偉大崇高與大公無私！

佛法就是善法，是改惡向善離苦得樂的方法，是一切人所應奉行的，不是專爲某一類人而說的。譬如『五戒十善』，就是一個人身心行爲好壞的標準。舉止動靜，處事待